

【历史小说】

张献忠

任乃强 著

(上册)

史学大家任乃强力作

破解明末纷呈乱象
解开张献忠沉宝秘密
揭示张献忠屠蜀真相

绝传
非世
奇书



巴蜀书社



张献忠_(上)

任乃强 著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献忠/任乃强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7.1

ISBN 978-7-5531-0697-7

I. ①张… II. ①任…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4629 号

张献忠

任乃强 著

策 划: 刘 冰

责任编辑: 刘 冰

出 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48

字 数: 12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697-7

定 价: 98.00 元 (上下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科联系调换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回 西安城羽士告变 柳树涧英雄降生	(008)
第二回 进学堂双雄比武 闹酒店四杰偷盐	(013)
第三回 张文兴演说秦良玉 陈洪范全活张献忠	(019)
第四回 安定城高迎祥下钩 登龙居罗汝才逞辞	(026)
第五回 保逋租张献忠受累 铸小钱陕西省成灾	(032)
第六回 杀人放火何可富遭殃 救死扶伤张献忠得志	(038)
第七回 刘应遇追剿三千里 满天飞说反十五家	(046)
第八回 洪承畴杀降激变 张献忠拒捕全交	(053)
第九回 罗汝才保全十七寨 张献忠晋位八大王	(060)
第十回 各路义军闹西省 三十六营会南山	(066)
第十一回 群雄分路窥太原 官军一心搅抚局	(073)
第十二回 五毒二强平泽潞 撒盐造冰渡黄河	(079)
第十三回 张献忠折兵白兔驿 朱世虎战死乌林关	(087)
第十四回 顾君恩计脱车箱峡 李自成说服十三家	(093)
第十五回 高迎祥倒吊张尚书 王志贤巧娶玉郡主	(102)
第十六回 罪已诏于苍生何用 合围计竟四面覆军	(111)
第十七回 李自成巧布长蛇阵 张献忠计赚祖家军	(118)
第十八回 卢象升绝食慰饥军 孙传庭侥幸擒闯王	(125)
第十九回 茅麓寨收五家养子 天井山失二次龙头	(132)
第二十回 杨嗣昌布十面罗网 潘独鳌论两戒河山	(140)
第二十一回 左良玉刀劈张献忠 八大王贿买熊文灿	(149)

第二十二回	名士诙奇拳殴黄虎	枭雄诡谲狡卜青山	(156)
第二十三回	议东师陷害卢建斗	叛谷城义释方岳宗	(163)
第二十四回	破房县曹操合伙	战英山罗岱被擒	(170)
第二十五回	杨嗣昌督师襄阳府	左良玉奏捷玛瑙山	(177)
第二十六回	神弩将再捷柯家坪	女总兵三援夔州府	(185)
第二十七回	邵巡抚冤沉青蝇叶	猛总镇惨败黄陵山	(193)
第二十八回	救妻孥献忠赚襄阳	陷藩君嗣昌死沙市	(201)
第二十九回	掘祖墓崇祯魔寇	保开封周王散财	(210)
第三十回	逞孤注双忠一辙	决长堤两败俱伤	(217)
第三十一回	张献忠获救白水膏	罗汝才曲全金兰谊	(224)
第三十二回	据庐州张献忠练水军	攻桐城汪兆麟施毒计	(232)
第三十三回	万里山河作鱼烂	两省官军被芟夷	(240)
第三十四回	收薪黄奴军叛主	陷楚府贪夫殉财	(249)
第三十五回	张献忠吟诗黄鹤楼	罗汝才断头销金帐	(257)
第三十六回	左良玉收复武昌府	张献忠大闹洞庭湖	(265)
第三十七回	陷湖湘骄藩成叶落	破陕洛名将作栋摧	(274)
第三十八回	崇祯帝身证铁冠图	张敬轩神感阳台梦	(280)
第三十九回	艾能奇再破左家军	张献忠三入四川省	(287)
第四十回	喻鱼池张三丰遗书	扰巴山摇黄群入蜀	(293)
第四十一回	李自成失机再出川	王之禄破财得兴家	(299)
第四十二回	刘公子开吊玉堂街	龚翰林督饷川北道	(306)
第四十三回	筹饷布防乡绅抱屈	枉法激变衙蠹遭殃	(313)
第四十四回	掩民变龚完敬回车	催鞭银王之政肇祸	(322)
第四十五回	巧营谋彭县戮二王	活报应西川除五蠹	(328)
第四十六回	闹花灯逼走江鼎镇	拒摇黄迎来张献忠	(336)
第四十七回	张献忠四月阻湖滩	陈士奇三天陷重庆	(343)
第四十八回	轰退五雷瑞王毙命	报捐百万豪族被屠	(351)
第四十九回	造物忌盈艳舞招来鬼弹	才人虑祸苦口说破悭囊	(357)
第五十回	跃荷池巡按拒监国	劫宫眷禁旅扰南巡	(364)

第五十一回	以貌取人屈煞温玉洁 指挥若定攻克泸州城……	(372)
第五十二回	龙透关飞骑来生佛 锦边驿热泪吊香尸……	(380)
第五十三回	劣绅衣锦还乡被拒 忠臣尽瘁守御徒劳……	(387)
第五十四回	蜀殿高踞黄虎志遂 银瓶奋击碧血空溅……	(393)
第五十五回	十世巧经营终成粪土 四支哀怨曲吊彼芝兰……	(399)
第五十六回	孙可望都江堰堵水 汪兆麟大慈寺劝降……	(406)
第五十七回	行谲出奇瑞符翻成恶谶 需才孔急折节求助阶囚	
		(413)
第五十八回	故事重温逃人削发 葫芦依样帝胤剥皮……	(420)
第五十九回	火树银花献忠庆寿 玄阳噩梦文昌受宠……	(427)
第六十回	李自成醉倒迷魂香 刘宗敏箍毙守财奴……	(434)
第六十一回	吴三桂迎入满洲军 李自成败回西安府……	(442)
第六十二回	桃子园骄兵败绩 得胜州西主招贤……	(449)
第六十三回	获神医全军额手 议大典阖殿弹冠……	(456)
第六十四回	正气难伸名流遗恨 春光易泄祸水翻澜……	(464)
第六十五回	熊熊怒火中行登极礼 栗栗危台下拜老神仙……	(472)
第六十六回	秘阁留春南唐旧恨 长虹迎后西国新仪……	(480)
第六十七回	洋教士开铸浑天仪 大西朝举行乡会试……	(488)
第六十八回	马乾窥取重庆府 曾英大破刘抚南……	(496)
第六十九回	固边防王国臣献策 倾二土高克礼成功……	(503)
第七十回	黎州司遗臣策反 羊子岭副将出奇……	(510)
第七十一回	杨参将水遁奔蛮箐 王督师空札起民军……	(518)
第七十二回	纷纷叛军辉磷火 绚绚孱儒应劫灰……	(526)
第七十三回	铸红夷炮轰彭州塔 兴文字狱杀骨鲠臣……	(534)
第七十四回	金川法王戏大阅 狗皮道士闹皇筵……	(543)
第七十五回	访故人微行大慈寺 料军粮骇煞王尚书……	(551)
第七十六回	恤孱农王志贤议饷 认义父白文选续膊……	(558)
第七十七回	宅第逾制严丞相招祸 人神通谱七曲山赋诗……	(565)
第七十八回	闯王途穷四道窥蜀 明军气盛五路出师……	(573)
第七十九回	颜天汉诡谏献忠 一堵墙穷追杨展……	(581)

第八十回	千里寨碉争存歿 一廷昏乱话兴亡	(588)
第八十一回	李自成走死九宫山 张献忠芟除阍孽吏	(595)
第八十二回	陨皇嗣荔枝肇祸 豁士子笔砚成丘	(602)
第八十三回	荒唐诏谴责刘进忠 恻忍心逼反王宏道	(611)
第八十四回	四王子分道出师 三邑民合谋逃死	(619)
第八十五回	吸淡巴菰闲官得祸 藏明军檄市民罹灾	(626)
第八十六回	费燕峰屯垦高定关 樊君带建牙叙州府	(634)
第八十七回	比比守官降残明 纷纷战将叛西国	(641)
第八十八回	孙可望泣谏张献忠 王志贤屯田御梨坝	(649)
第八十九回	老迂儒万里奔蜀 佞厨师奇宴惑君	(657)
第九十回	张献忠御梨坝避鬼 四王子畿外州猎食	(665)
第九十一回	鬼头导游凄凉彻地 村妪舐犊惨痛感天	(672)
第九十二回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远效斯舍近效斯求	(678)
第九十三回	京中顿成阿鼻狱 郭外犹有小西天	(685)
第九十四回	杨玉梁垦三江荒地 刘文秀挨一百大棍	(690)
第九十五回	犯死求生温自让私逃 偷鸡失米张献忠惨败	(696)
第九十六回	三载霸图成一炬 半生所得付双江	(702)
第九十七回	史观宸焦土遗西主 刘进忠满装媚胡酋	(709)
第九十八回	罗为恺成仁佛脑寨 张献忠正果凤凰山	(715)
第九十九回	义军南奔曾彦侯战死重庆 胡骑北去樊君带恢复四川	
		(723)
后记		(732)
附1	张献忠屠蜀辨	(734)
附2	关于张献忠史料的鉴别	(754)

楔子

一九三〇年夏，我再游峨眉。为贪看云海、佛光、圣灯诸胜，留住金顶七日。闻山僧言：“后山老林内，有一和尚，练习飞腾之术已三年矣。”心窃慕之。一日晴好，邀好事者二人，同往后山相访。经过千佛顶、万佛顶两寺，到了小舍身岩上的一座茅庵。这里已是人迹罕至之处，庵内却有一湖北和尚在修净土。我向他探问那位练习飞腾术的和尚。他道：“老僧终日闭关，未闻外事，不知谁在练习飞腾。”随即瞑目闭口，不再言语了。我的两位同伴，望见左边是万仞悬崖，右边是一片松林，路断人绝，松涛飒飒，不免有些胆怯起来，说道：“练习飞腾事，不过山僧谰言，欺骗香客。这位老僧住在这森林边际，尚不知道有此人物，金顶距此二十里，怎能比他更知道些？此刻已将过午，若再前进，只怕遇着虎狼，性命难保。况且这山顶之上，风雨无常，咱们还是早些回去了吧。”我想：已近森林，如真有其人，谅必不远了。中途折回，功亏一篑，岂不枉此一行？看草地上痕迹，似有小道穿林而入。于是，请求他二人在此休息片刻，让我一人再往前探几里路，如无消息，再一同返寺不迟。他俩却情不过，只好允了。巧在我向前走了五六里地，便已望见一座茅棚，透出炊烟，于是欢天喜地跑回，邀他二人同往看个究竟。不料他二人见太阳偏西，不由分说，先自转身便向来路走了，我气喘吁吁赶上，苦口劝拦，总是不依。不

不得已，只好随同他们返寺。

晚餐后，我再详细向山僧打探道路，据他所说，其人正是在望见炊烟的那茅棚居住。我邀山僧明日同往，都推说有事无暇；我又去邀同游二人，但二人已准备明日下山，不能再去了的了。我想既已知道路，一个人也能去得。第二天，一早起来，带上温水瓶，拄上手杖，向知客僧买了一些干饼糖食，准备好一天的食粮。露水尚未干，便上路了。十五里走到万佛顶，入寺赶过斋茶。这时朝日东悬，露水近干。鼓足勇气，向森林走去。到了昨日望见的那一茅棚，但见闭门上锁，附近并无人影。遥见地上路痕，直通后岩。我便循路探进。转过后岩，突见一僧，张长绳于两株大树间，离地三尺有余。那僧人在这绳上走来走去，双手抄着，未拿一物，身体却也不倾斜。脚步的稳练，恰似走江湖卖艺的踩索女一般。我见他来回往复千百余遍，毫不休息，不知他何以乐此不疲？便走到绳前，想问问他。但那僧见我走到面前，并不停息，也不询问，自管走绳如故，仿佛没有看到我。我觉他确像有些道行，不敢造次，徐徐退到树下，看他练习。

不料一直候了三四个钟头，他仍在那巨绳上反复往来，毫无停意。我饥渴难忍，取出温水和干饼，背过树去，吃了个饱，再到树前候他。直到日已过午，才见他跳下绳来，向我打个手招，笑道：“居士看了这一天还不转去，难道不怕虎狼么？”我急忙合掌，鞠躬道：“大师独居深山，不怕虎狼，凡夫焉敢怕死。”他道：“莫非你想练习此技么？”我说：“不敢练习。但却想请大师指示飞升大道。”他似对我的话语不甚理会，径向茅棚走去，随口道：“请到庵里来用斋茶吧。”我便跟了他去。他开锁进门，指一蒲团，命我坐下，便去生火烧灶去了。

此时我乘机打量这座茅棚，但见棚内除两个蒲团，一领草席，一床薄被和几件日用器皿外，别无他物。尤为奇怪的是，不曾见一片经书。我想此僧独居于此人迹不到之地，室内什物如此简陋，定是一位苦行修炼的高僧，不禁油然而生崇敬之意。便不敢多言，屏息静坐，看他个究竟。

不一会儿，他已将水烧好，倒了一瓢茶汁，放在我与他座处之间，说道：“请喝茶。”又从袋内摸出两个玉米粑，递给我一个，道：“请吃斋。”便自己大口吃起来。我忙将带来的点心献上，他也不推辞，随手拈吃，似十分忙碌，无暇客套。我观他有些粗野质朴之气，更让人莫测高深。

待到点心吃尽，瓢中茶水喝干，仍不见他言语。我实在忍耐不住，问道：“弟子在金顶闻大师练习飞腾之术已有三年，昨今两日专诚造访，为的欲求至道。今见大师如此练功，不知便是飞腾之术否？”他摇手道：“请别问吧。贫僧日有常课，不能陪你谈说。”说罢，大口将粑吃完，喝了瓢茶，便拿着锁钥出门。我不得已，只好跟着走出，让他锁门而去。这时我满腹狐疑，自念来此非易，岂能空回！无论是仙是狂，总得寻根究底，弄个明白。便再跟他到绳子下面，痴立不走。他从树枝扎成的木梯爬上绳去，一手扶着树，一足踏上绳，正要开步练功，见我呆立不走，问道：“天色不早，你不回么？”我乘势答道：“弟子虔诚来此，定要问明究竟方能回去。”他沉思了片刻，又凝视了我许久，方才道：“你既如此好奇，能在敝庵围炉一夜，听我详细解释不？”我喜极，急忙合掌道：“幸甚，幸甚。”他道：“那你在旁等候。”说罢，将系在树上的绳子放松，向上升了一寸，再重新将绳张紧，然后上得绳去，放手练功。这下绳高了一寸，便不似上午那样往来自如了，但见他两手外张，两拳紧握，圆睁双眼，脚底挨擦着绳子，一步一步小心前进。往来几次后，头上大汗如蒸，似有支持不住的样子。我怕他跌下，赶紧跑到绳下，随他往来奔走。如此直到日落天昏，他才跳下绳来。向我略打一拱，表示道谢，便一手揩汗，一手拉着我，边走边说道：“绳高一寸，功难一倍，我从平地摆一条绳子练习起，一年后才能身不倾斜，足不着地。然后，再将绳子拴在两树之间，手持木杆练习，至今已三年多了，高度由一分、二分升到现在的三尺多，也可以不要木杆，空手走绳了。真是谈何容易呵！”

听到他这样一看，把我先前对他的一番景仰，一下子减去许多。心想：“原来也不过是个准备走江湖的和尚罢了。”回到茅棚内，不禁问道：“大师练此功夫，果然是为了飞升么？”他道：“说来话长，慢慢谈吧。”随即抱来木柴，生了一盆大火，将茶壶放上，笑向我道：“请把你的点心拿来消夜，听我告诉你这场公案。”我急忙倾出袋中所有，偎拢火堆，听他侃侃道来。

“我师父明心和尚，弟子一百余人，我为最小。师父八十余岁，于宣统元年圆寂于天门石。临死之际，只有六个年高德劭的师兄在侧。师父传我进去，执着我手，向六个师兄道：‘宗门以内，有一累代不能完成的憾

事，非他不能完成。”随即向我们说道：本宗开山祖师，乃是朝廷一名钦犯。避祸来山，削发出家。因他年老无须，自号‘秃颐上人’。他文武全才，轻功极好，能在山后舍身岩上往来。发现岩上许多洞府，有一洞内石桌石床俱全，还有用井、用灶，足容得下四五人同住。此洞原名罗汉洞，祖师将它改名为传信洞，常在其中修炼。当时弟子有十多人，也有会武技的，但只有一人敢陪他进洞去，那便是二祖空性和尚。康熙年间，祖师年老，不再到山寺里来，一切生活用品，全由二祖与他送去。后来二祖年老，渐难上下此岩，责备众弟子道：“祖师还健在，所需斋粮必须有人按时送上。今我年老，你们又不练习上下岩壁之技，可谓上负祖师恩德。昨日祖师对我说，念我年衰，只再送一个月粮来，以后每月叫徒孙辈来看一次就行了。明日我将遵命送粮前往。但不知今后哪个徒孙能够再去。其实上下悬岩并非太难，舍身岩上到处都有小小台阶，宽窄长短不等。如在靠近平地的地方，这些台阶，人人都能爬上爬下，但在舍身岩上，却无人敢爬。正如一根长绳，放在地上，人人都可走过，若将此绳张在离地几尺高的地方，便无人能走了，这明明是胆气不足，并不是岩不能爬。练习爬岩，即是练习胆气，并非武技。你们承继本门宗风，必须练习这项本领。假如每一世都能有一人随意上下罗汉洞间，方不负祖师的恩德。”二祖说后，众弟子果然都恪勤练习，一月已满，派了一位练功最好的前去罗汉洞探望，谁知才爬到半途，就失足堕岩而死。后来换了几人，都临岩胆怯，不敢前去。二祖闻知，伤痛初祖消息断绝，定要亲自前去探望。众弟子苦劝不住，只见他爬走而去，消失在岩间，料已入洞。但迄今未见回来。三祖乃是文修，更不能爬岩，每念两代遗骸未收，悲痛万分，随时责备弟子，练习功夫，准备再进洞去探查。四祖、五祖也是如此，但都没有人能再爬岩进洞去。我的师父乃是六祖。他也曾经练过爬岩，但只能走到一里，心便慌乱。后梦二祖指点：“练胆必须从走绳做起，走绳又必须从幼龄做起。”我师父便特地嘱咐我练习此功。师父圆寂之时，重托我六位师兄照料我，那时我才十二岁，有师兄的照料，便未学别的功课，专门练习走绳。后来，师兄相继去世，庙宇破败，境况日下。寺中大众责我不修经念佛，坐吃山空，要我随同下山化缘。我既无人庇护，只得下山去单独化缘，逢人便诉说这段因缘，请求方便相助。但相信者少，笑非者多。后来

多亏龙池黄善人相助，才在这后山建一茅庵，并每年供给我日常费用。因此，近三年来我才得在这里专心练习。”

山中高寒，虽是仲夏，夜来仍像冬天一般。庵中铺陈缺乏，我与和尚偎火而坐，听他所述之事十分奇异，不知不觉已到天明。第二天一早，他引我来到小舍身岩顶，教我抱着岩旁一株大树，俯身向岩下侧望去，指点着岩间一线小道说：“从这里攀拊藤蔓，缒下二丈左右，有一岩层稍突，可以站脚。站在那里就可以看得见在悬岩之间有一条曲折的小道，那就是到祖师洞的路。始可看到有狐兔往来。我曾经缒下岩去，走过一段。但因为胆怯，又折转回来了。看来还得再练胆。再练两三年，等绳升到离地一丈高时，我就可以去祖师洞了。”他说话时，站在悬岩口，手不停指画，犹如站在室内一般。我却紧抱树身，不敢俯视岩底。经他再三给我壮胆，才俯向岩底望去。但见峭壁万仞，下入烟云，深不可测。陡觉头晕难忍，恍如全身飘坠离地，不觉大叫：“我命休矣！”幸好他轻轻将我扶到平地，这才如梦初醒一般，身上早已被汗湿透。原来这舍身岩上齐山顶，下齐山脚，足足有六七里高，一经坠下，便成肉饼，实是凶险得紧。假如这根松树有知，恐怕也不敢生长在这个地方呵！

早饭后，和尚仍去练功走绳，我便告辞返回金顶。沿途想来，这和尚不无可取之处。可惜这套功夫并无大用。纵然练功十年，能走到岩洞去，祖师早已死了，又有何益呢？但人各有志，毋庸劝阻。次日我便下山去了。

一晃数年，又逢盛暑，我第三次来游峨眉。想起前事，便留宿在万佛顶。次日依着旧路前去访这和尚，到了第一座茅庵，已圮败颓朽，渺无人烟。心里不免着急起来，担心第二座茅庵也成了如此境况。待到第二座茅庵时，房舍依然，和尚仍在，而且还新收了一个小徒。我向前合十道：“大师还认识我吗？”那和尚呵呵大笑道：“识得，识得。你今此来也大有缘。正好我明日要下祖师洞去，闭关一月。你若迟一天来，就见不到了。现在该完结那年我们拥炉长夜所谈的故事了。”我听此话，分明他已练成功夫自由进洞过去了。便详询其探洞经过。他兴奋地说：“自你去后，我又练了六年，每年试向岩上走一次。绳子渐增渐高，岩上行走的距离也愈来愈远。每逢走岩这天，必请施主来看，一则让施主目睹其险，热心赞

助；二则万一我失足坠下，也有人知，必有后来者继续探险。今年我在岩上试走，竟一直走到祖师洞口了。这洞高有四尺，深六七丈，宽有丈余。祖师遗体跌坐在石床上，并未朽败。但没有二祖的遗体。你道我初祖是何形状？原来极像一白发老妪。若不是前代有传说，我还不敢相信他就是初祖。摸他身体，硬如木石。身着皂色直裰，触手即碎烂如泥。我第二次下洞，专为祖师缝了一件新衣替他穿上。这洞内虽不很宽敞，但有一滴水泉，从洞顶钟乳滴了下来，每日可接上三五瓢。洞内有石灶可供烹煮；洞外岩上密布灌木，随手可折，大概祖师就是用它作燃料的。祖师遗物只有一瓢，一钵，一锅，一袋。外有笔墨石砚。案上有一木匣，装满文稿书册，都是写本。我不识字，不知是经还是忏文。只好将它取出带回，现在还无人帮我整理。你定然识字，请帮我看究竟是什么书。”

说罢，乱糟糟抱出一堆书稿来，许多散乱篇页，记录的是药方与人名。还有些偈颂之类的佛教文字。但文都不佳，看来作者文化水准不太高。我匆匆浏览一遍，无暇细读。独有一皮纸写的文稿六册，装订整齐，封面标题《劫后传信》四字。翻开里页，第一篇有个总目，写着：

《大西通纪》二卷

《残明义烈传》二卷

《茅麓遗民自传》一卷

《秃颐说法》一卷

第二页上是一篇半文半俚的自序。照录如下：

“夫帝王之兴，必有其时；帝王之灭，必有其数。北都之覆，数也；东帝西主之兴，时也。忠臣义士，比肩死事而不足以挽此劫难者诚此。成败固不足以论英雄也！衲与西主，生同里，幼同学，长共患难。迨其既贵，乃因不慎于行，蒙受蚕室之祸。昔在史迁，刑非其罪，故有谤书。衲则当其罪矣。臣子之义，未敢有怨。尝平情而论，盖诚英勇明快之主也。为其出自草莽，备为士大夫所轻，遂亦轻士大夫之辈；又为其多冒险阻，屡濒于死，遂亦激切任性，有忿杀之瑕。以此两短，国土陆沉，死于丑虏。哀哉！西主既歿，衲从秦、晋、蜀王，与孤忠义士，扶明抗清，阅二十年，智尽能索而不能功成，盖明之数已尽也。永昌西狩，衲与陈近南将军入蜀，图复兴。郝承义败，再与近南奔茅麓，助李定国将军，困守穷

山，与海隅郑王相应。茅麓之祸不解，衲独以绝技逃免。复来嘉定，谋再举。时则旧盟兄弟仅存二三人，土旷人稀，群情望活。夷夏之说不得售，忠义之气莫肯存。嗟夫！吾道其穷也耶？乃聚徒众，登峨眉，建寺天门，说法开慧，而待来者。既得传信洞，乐其清绝，不更思出山，翻诵贝叶，殊乏趣味，乃买楮录历劫以来大事，藏以待有缘者。凡丙戌以前事，为《大西通纪》，尊故君也。丁亥至甲辰，扶明抗虏，香尸碧血，撼山烁地之事，为《残明义烈传》，存浩气也。衲虽碌碌，窃慕历代豪杰之行，爱我者，诩为圣人；恨我者，欲得而甘心。我实不圣不凡，亦不为人所甘心，老死于人迹不到之地，为万世忠义之士正果。故为《茅麓遗民自传》一卷。附说法一卷，藏此名山。天如殄虏，他世当有来阅此书而知此人者。”

可惜这篇序文，缺了最后一行年月日与作者署名。但验其语气与笔迹，应是秃颐和尚自作，时间大约在康熙六七年间。所称“西主”，指张献忠。“东帝”，指李自成。“北虏”，指满族。北都，指崇祯。

我将《大西通纪》翻了一遍，并非文言的史传体裁，而是小说体裁，如“话说……”等语气，颇类似话本。然而其中所叙张献忠事迹翔实细致，多为《明史本传》、《绥寇纪略》、《蜀乱》、《荒书》等书所未详。且年月正确，条理清楚，大有发刊价值。惜原稿潦草，纸质不佳，多处浸透，难以辨认。文中脱句误字之处，更使人浏览不便。我同和尚商量，买过手来，负运下山，遍征有关张献忠之书，反复参校，更为眷正。增立回目，使成章回小说形式，名为《张献忠演义》，特加评注刊行，为使阅者明白此书实为信史，故以此作为楔子。

西安城羽士告变
柳树涧英雄降生

话说明朝万历年间，天下太平，人民丰乐，虽然陕西延安府三州十六县乃是全省最为贫瘠之地，此时也还是田禾蔽野，弦诵满室，人敦礼让，社会安静。州县官吏到任，悬出招告牌，一月两月，总是难有人入衙投状。有些衙役胥吏眼看油水不大，竟也请假归家去了。那时地方保甲，每逢迎神报赛，定要顶冠束带，身登高台，对民众演说一番，虽是小小保正，也自有一番威严。民众因承平日久，凡对官长自然敬畏。对他们的宣讲更是垂手敛神，恭而听之，不更置疑。大抵台上演说的不外四类：第一是：劝孝劝悌，勤耕勤读一类的格言案证。第二是：凿井开渠，义塾公仓一类的公益计划。第三是：赈灾恤贫，修桥补路一类的实政办法。第四是：除暴安良，排难解纷一类善行的鼓励。这些宣讲对于奉公守法、乐天安命的老百姓，恰如聆听圣谕一般，深信不疑。即使保正中有人所做之事违悖他们讲说的道理，百姓们也无人敢斥其言行不一。要知平民百姓只要勉强能过日子，是不敢犯上作乱的。

月盈则亏，日中必昃。这造化小儿最是尖刻不过。这粉饰起来的太平景象终于被他揭开了来。万历三十三年春天，西安城外打醮，太白山徐真人伏坛上表，一跪彻夜，天明尚未起来。众法官心知有异，不敢呼唤打扰。待到日将至午，那徐真人方才起来，面色惨白，急求监坛官引见巡抚，说有机密事相告。那徐真人与巡抚所谈之话无人听到。但事后西安城内谣传，说徐真人对巡抚道：“天帝见得各省不知爱惜太平时光，暴殄天物，淫侈日甚。尤其宗室诸王，饱食暖衣，逸居无教，禽行兽处，戾气冲天，不胜震怒。迁怒到太祖朱元璋，说他刻薄残忍，下背人道，上违天和。子孙不知修补，反而变本加厉，于今合当报应在子孙身上。又说，他防侍宦专权，即以专权的寺宦败其内；他要穷征暴敛，便以贪官污吏败其外。他好专制，便以刚愎败其上；他杀功臣，便以庸臣败其下；他轻民命，便要以民变覆其宗。当饬九天上司，查明历代忠魂怨鬼之求报者，分别发放，让他们尽情报复。”徐真人要求转奏天子，速结罗天大醮，消灾免劫。巡抚听了付之一笑，对真人道：“如今天下承平，你发此不祥之言，况讥诮先皇，诽谤国政，难道不怕砍头么？”真人无奈，只得退出。监坛官素仰徐真人，悄声问道：“不知本省应现何种现象？”真人道：“刀兵起于本省，结于川湖。圣人生于本省，死于川湖。”又问：“圣人姓名可以告诉否？”真人道：“这却不知，但听说群雄首领即胜国之李思齐、张思道等人物，水浒中人也将加入，总之皆忠臣义士，与怨鬼不同。”言下不胜叹息，随即结束坛场，自回山中去了。

这时延安府首县叫肤施县。肤施县北乡与安塞县接壤之处，有一小河名叫金明水。河水与县道交接处乃是往时北上靖边关，防备蒙古小王子等塞外诸部的要道，军书饷糈都经此出入。那时节军队胥吏风纪尚不太败坏。军吏往来，反因食宿交易，凑成地方上一点繁荣景象。那金明乡的乡约在驿东侧水旁的土硚头处修建了一座乡塾。此地山明水秀，坡头栽种一片榆树，夹道遍植杨柳，风景倒也不错。更难得是，延聘距此六十里柳树涧地方的一位饱学老儒来此教授。这位老儒姓林名文蔚，虽是屡考不第的一介寒生，却有三种特色：

第一是肚子很通。经史群书，古文时文，他都会得。

第二是绍承道统。口之所讲，身之所习，都是圣贤功夫。

第三是管教严厉。鞭打生徒，毫不容情，打得非常之痛。

因此，众学生给他取了一个绰号“通统痛”。这年八月二十一日，乃是太

老师去世的忌辰。林老先生早膳之后，将学生们该念的书文，一一圈定。又为大的学生出了作文题，宣布放假两日，他要回家祭祀。几个年纪大点的学生商量送老师一程。他道：“走惯的路，不必送了。”便自个在金明驿上买了几个烧饼，大步流星走去。众学生因知他为人古板，乐得偷闲，各自散去。

时序正值仲秋之际，天清气爽。林老师正行走之间，忽然阴云四合，天色暗了下来，眼见将有暴雨，不免快步向前面一所破庙赶去。待他踉踉跄跄刚奔上破庙台阶，霹雳一声炸雷就在头顶响起，霎时那雨水便似盆破釜倾般灌了下来。庙檐破败，不能遮雨。他便向大殿跑去。衣服鞋袜都已沾湿。只见殿东角上尚有一处是干的，便在那儿坐下，等候雨停。不料直到天黑雨仍未歇。林老师焦灼万分，料定今夜是不能回家的了，只合在此过夜吧！想起家祭未到，人子礼亏，忙将烧饼陈列庙庭，瞑想着父亲灵魂，望空跪拜起来。拜毕，又静候了一刻，方将烧饼取来自吃。吃完已是夜色笼檐，西风飒飒，雨声沥沥，显出一派凄凉景象。更叹一生功名无就，孤身寄食，老天无眼，空负我满腹经纶。越思越想，潸然泪下。庙里无灯无火，且他年高体倦，不久便沉沉睡去。

话说这林老师睡着不久，忽觉有人拍肩，睁眼一看，原来是老友康素臣，只见他整冠束带，已非旧时寒酸模样。忙惊问道：“康兄何也在此？”康公道：“小弟久在此间服役，本日东岳帝君邀宴贵客，我等甚忙，你老兄在此，正好帮忙。”说罢拉起就走。

林老师举眼一看，已来至高大堂皇的宫府之中，到处张灯结彩，击鼓吹箫，胥吏仆仆，僮婢匆匆，大厅里已然摆起几桌筵席。回顾自身，已经是冠带整齐，与康公相似。不觉怔忡自疑，问道：“这不是雷雨昏夜中的破庙么？怎的变成宫府？”康公道：“你所说的乃是昨天的梦境，此刻所见才是真实的，为何反而疑怪起来了。”

方说到此处，外面喧呼：“贵宾到！”只见庭下众人纷纷排班站队，让出中间一条甬道。一朱衣玉带长官率领从吏，自甬道中向外走去，康公遂拉林老师一同跟随出去。只见天空青白二气如电光射出，一道向北而去，一道径向此庙而来。转瞬之间，白气变成白云，云上车一驾，上坐冠带一人，其人黄面赤须，竖眉阔额，目光如电，白袍黄铠，端坐昂然。后跟从人无数。白云冉冉坠地，朱袍人赶紧快步至辇前，拱手恭迎。那人提衣下车，大踏步进